

我将与你 如影随形

*Facing Evil*

# 追影子的人 3

面 · 对 · 你

[美] 凯利·布兰特 著  
陈磊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acing Evil*

# 追影子的人 3

面 · 对 · 你

[美] 凯利·布兰特 著

陈磊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影子的人.3, 面对你/(美)凯利·布兰特著;  
陈磊译.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00-2400-7

I. ①追… II. ①凯…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0439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356

Facing Evil by Kylie Brant

Copyright © 2014, 2015 by Kimberly Bahnsen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Co., Ltd., arranged through AMAZON CONTENT SERVIC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mailto:bhzw0791@163.com)

书名 追影子的人3: 面对你

作者 (美)凯利·布兰特

译者 陈磊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连慧

责任编辑 胡艳辉 陈园

策划编辑 李艳

封面设计 林丽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400-7

定价 36.0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7-3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布里，我们家很快就将迎来的最新成员。鉴于你在这个家庭中曝光的年份，你永远都不能宣称自己对正要走进的家族一无所知！

欢迎来到我们家！

## 两日前

杀手动作利索地给俘虏被捆绑的手腕缠上强力胶带，将端头穿过汽车方向盘，又多绕了几圈。

“你不记得我了吧——看得出来。”

那退休社工无法言语，嘴上被贴了胶带。不过她摇摇头，瞪大的双眼写满惊恐。

“二十年前你毁了我的家庭，带走了我的儿子。”女杀手很满意自己的活计，瞥了一眼俘虏，“还想起来？被你毁掉的家庭数目大概都数不清了吧？爱管闲事的婊子。我花了八年时间，才找到我儿子的下落，你把他塞在屎一样的寄养家庭里。你把他从母亲身边带走，他脑子都被你毁了，从那以后他一直没恢复正常。现在他死了，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她任由俘虏做出挣扎之举，走进车道口附近植物长势过于茂盛的灌木丛中。返回汽车时，她拿回了昨晚藏匿在林中的汽油桶，里面有液体晃动。她不紧不慢地旋开桶盖，接着打开驾驶席的车门，等待俘虏意识到自己命运的那一美妙时刻。

社工的尖叫声被蒙住了，但她歇斯底里的模样让人心满意足。

杀手慢条斯理地将前排车座浇湿，微笑着倾斜油桶，好让里面的液体洒在女社工的头发上。油顺着她的脸流下，淋湿她傻气的印花衬衫和肥大的牛仔七分裤。从她布满蜘蛛状血管纹路的大腿冲下，在她蹬着白得炫目的网球鞋的双脚周围汪成一片。

杀手抖落最后的几滴液体，将倒空的油桶扔到俘虏身旁的车座，上前一步拧动车子的点火装置。那俘虏被胶带蒙住的嘴里发出号叫，粗粝的喉音让人感觉刺痛。

“现在你肯正视我了，对吧？那你当时把桑尼带走时，怎么就不肯听我说一个字呢。我估计你根本就不记得了，是你建议剥夺我的母亲监护权的，说我不配再见到我儿子什么的。”她微笑着直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是时候让你自食其果了。”

她沿着火柴盒的擦片擦动火柴，等火苗燃起便伸出去递给俘虏看。她拇指一弹，火柴在空中划过，落在女人的膝盖上。

眼见着火焰一跃而起，杀手一脸的满足。

上帝啊，说时迟那时快，先被点燃的是衬衫，火焰像是一根根贪婪不已的小小手指，伸向四面八方。有那么一瞬间，她感到有些遗憾，不该捂住那老女人的嘴。尖叫声总能让她感到莫大的满足。有时候她在梦中也能听见，她体内也会附和着搏动，提醒她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记忆，想起多年前当她绝望无助之时所发出的尖叫。那时的她看不到丝毫希望的曙光。

但那样的境地并未持续太久，而且再也不会重现。

车内火势所掀起的热浪很快就逼得她后退了几英尺。这会儿那社工的头发烧起来了，杀手见状咯咯笑出了声。就像是小丑波佐<sup>①</sup>，

---

① 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视荧幕上流行的一个马戏团五角形象。

只不过火焰代替了小丑的一圈红发。她手舞足蹈地转过身，弯腰拿起车牌照和螺丝刀。每次离开那座废弃的建筑工地，沿着公路步行前进时，她总习惯性地拿走那两样东西。她的车停在两英里开外。等有人发现烟气的来源时，她早就溜之大吉了。

她和搭档都做好了每一种意外情况的应对之策。这么说是夸张，或许吧，但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就会这样。而且她正在完全遵照他们的计划行事，只加了些自己的变数。她有多个任务同时执行的能力，况且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虽然上午才刚过半，但阳光却已叫她感到烧灼。这是爱荷华州的七月。她究竟为什么没有早早离开这鬼地方呢？一旦时机成熟，这该死的地方她是不会有留恋的。

但时机还未完全成熟。

她儿子死了。记忆钳紧她的胸膛。她可怜的索尼，他小的时候还算得上可爱，并不完全是长大后的疯样。他的发疯有人要负直接责任。其中的一个现在已经死了，那些曾伤害过他的男人们将一个不落地付出代价。死亡虽叫她兴奋，但终究只是个额外奖励。回想起来，随同死亡而来的复仇才是最让她满足的东西。

行走之间，她的背上因为暑热而冒出细细一层汗珠，叫人感觉不快。汗滴汇聚成细流淌落下来，她走上那条被草丛没过的车道，一路穿过一片树丛，围在中间的是一座外壳已经发黑的农舍。她绕道朝正在下陷、裂口的前门台阶走去，将社工汽车上取下的车牌照丢进一条裂缝，接着绕到屋后。绕过那正在腐坏的房屋后，她径直走向停在百码开外一座旧棚屋后的汽车。想到车上有空调正在等着她，她心里感到惬意。而锁闭的后备箱里发出的声音就不然了。

“里面够热的吧，库尔特？”她用对话的语气说道，音量放大，

压过锤击声和嘴巴被捂住后所发出的咒骂声，“我想你已经了解了吧，对于你将要迎来的悲惨命运，完全是你应得的啊，谁让你那样虐待我可怜的桑尼。”

杀手滑进车座，点燃引擎，通风口爆出一团温热气体。她小心翼翼地沿着坑坑洼洼的车道倒好车，然后拐上带状的碎石路，思绪却早已飘到了脑海中的名单上。那上面的人，并非每一个都像那蠢社工和库尔特这般好对付。导致儿子死亡的那些最富挑战性的人。那该死的警察，是他追随着桑尼找到她的藏身处，害得她不得不丢下奄奄一息的儿子逃命。还有与警察联手的那位精神病医生。那婊子可能会把儿子错乱的思维当作疯子的点对点游戏。更坏的是，是她干扰了万斯的行动，破坏了他们的战略。

杀手微笑着，用戴着手套的手从手提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打开，架在鼻子上。

那两人需要特殊对待。而她为他们准备的结局实在是精彩绝伦。

迈克尔·弗雷泽暴躁地挥手赶走一只苍蝇，然后瞅一眼智能手机。一边慢慢品尝早间咖啡，一边仔细阅读克雷格列表分类网站上的信息，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绝大多数人都没发现，你能在上面找到免费物品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人们把信息发上去就是想要别人来把东西拉走。他的长沙发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还得了一组有模有样的多功能电视柜。

他同时还锁定了几个值得日后再访的地方，而事实证明，再访所取得的收益更大。在迈克尔看来，会蠢到邀请陌生人踏足私人世界的人都是蠢蛋，这样的人不管遭遇什么都是活该。

他将手肘撑在餐厅裂了缝的吧台上，浏览一遍当天的信息，载



入链接，点开图片。最终认定今天的分类信息无甚可图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私人广告，此类信息就算收益较少，但也可供娱乐。

一条熟悉的标题蹦了出来——“黑暗幻想”。这条广告是两周前出现的。他想着还有多少人会和他一样对此兴味盎然呢。

得梅因地区的女性希求狂野的糙汉来帮助我们实现强暴幻想。筛选流程完全匿名。有严格措施确保安全、合法，让您享受惊险刺激的乐趣。

后面附上的不是本地电话号码。

弗雷泽端起廉价的咖啡杯抿了一口，视线依旧定在那则广告上。他不敢完全确定“刺激”一词的含义，但是听起来有下流的味道。这整件事都过于美妙，让人觉得不可能是真的。说不定是警察下的某种诱饵？但如果双方都是成年人，那警察也不会浪费时间干涉。这就意味着这则广告是合法的，他剩下的质疑只是，什么样的女人会向陌生人发布这样的信息。

他心心念念地喝完咖啡，将杯子放回吧台，恶狠狠地瞄了一眼缩在擦痕累累的塑料硬吧台尽头的店主。他和那干枯的老婊子一直相处不睦，但几周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他会习惯性地走进来，花上一美元五十分无限续杯速溶咖啡，但只要他在午餐食客进店前离开，她就不会叨扰。作为回报，他也不会再去割她每天都要开的那辆狗屎汽车的车胎。那老家伙悄无声息地端了一壶新冲的咖啡过来，放在他面前，然后侧身走开了。

他在常去的酒吧里碰到的那些女人不至于在报纸上登这种广告。那些女人熟识的大部分男人，都乐得用她们想要的任何方式狠狠爱

她们，还会用她们不想要的一些花招。这就意味着，刊登那条广告的是另一类女人。她们不是妓女、脱衣舞娘或吸毒鬼，她们不认识那样的男人，对约会这档子事理都不理，会用下流的方式狠狠爱她们，然后一走了之的那种。匿名，是因为刊登那条广告的女人们玩不起，不能让人们知道她们干的好事。

他边喝咖啡边沉思。要么是闲极无聊的家庭主妇。要么是某些重权在握的董事会成员，她们一路爬到高层，现在无法担负代价，让他人知晓她们实际有多么变态。

他吹开咖啡上的浮沫，小心地喝了一口。弗雷泽的假释期还剩六个月，不能搞砸再被关进埃纳摩萨的监狱。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他不过是打了人事广告栏上的一个电话罢了，他那个懦夫假释官没理由发现的，而且如果那边真有个女人，极度渴望玩真的，狠狠……他脸上浮出的笑容让吧台后的女人不由得退了一步。

好啊，那样一来，他们可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 第1章

三只乌鸦盘旋飞过夏日的天空，刺耳的叫声划破牧师为艾米丽·斯塔尔史密斯获得永久安宁而做的最后祷告。

刑事侦查部特派探员卡姆·普雷斯科特调查过得梅因圣地墓地中的人群，他怀疑园内涌入的五百多人中到底有多少真正认识亡者。表面看来，足有四分之一的民众是媒体人员。可悲的是，斯塔尔史密斯最为人所知的身份将永远是玉米带杀手集团的第七名受害者。

无可避免，某位愚蠢的国内新闻主持人会给这三人组取绰号，他们抢劫、强奸、折磨并杀害了至少十四名女性。扫视人群，一想到那令人不快的绰号，卡姆的脸就皱了起来。

索菲看到他的表情，小声说：“你觉得薇琪·巴克斯特在这里吗？”

“如果她在，那我们安装的摄像机会拍下来的。”探员们分散在人群四处，全都携带有巴克斯特的照片。卡姆斜一眼身旁的索菲：“你觉得她不会来，哪怕她依然留在附近。”

索菲看上去一副忧愁的样子。“我没有理由那样认为，没有理由。她缺乏梅森·万斯的自负心理。没有她儿子的精神疾病。万斯杀掉受害人后，专注处理事宜的是索尼·巴克斯特。他母亲更多的

是负责谋划。我想于她而言，受害人一旦死亡，就不再存在。”

她的话很难被忽视，即便他想那么做也办不到。索菲亚·钱宁医生是一位法医心理学家，几乎从这个案子一开始就同DCI展开了合作。大约六周之前她被梅森·万斯绑架，险些成为其中一名受害人。而预见到第二位杀手精神状况不稳定的也是索菲，甚至赶在他们找到实据之前。

想到她曾那样接近万斯的毒手，卡姆的脊柱似有寒冰飞流而下。那时候他差一点就失去她，这件事从未远离他的脑海。虽然她精致脸庞上的瘀伤已经褪去，她手腕上的夹板也卸下了，但他知道那次折磨仍留下不太显眼的伤口。

他亲身经历过，了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影响会持续多久。虽然她是心理学家，但为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病人提供咨询和亲身与那疾病作斗争，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意识到这一点让他变得谨慎，即便出自原始的保护欲，他本就一直让她待在身旁。两人之间的业务联系已有数年历史。五月里才开始成为恋人，一起度过了无与伦比的十二天。但当这个案子将他们重新召集在一起时，她很快就将他推到了一边，想要维持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关系，至少一开始是如此。

然而当他得知她被一个疯子掳走的那一刻，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立刻就被击得粉碎。索菲不知用什么方法，点燃了他心中的渴求，直至获悉消息的那一刻，他仍未缓和下来。那时他甚至开始相信，他永远都无法缓和。

她朝他靠拢一点，仰着脸看向他：“万斯正在牢里等待审判。桑尼·巴克斯特已死。他母亲完全有理由逃离州境。对她来说，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等待她的只是最终被捕而已。我知道保持怀疑

是你的第二天性，但也得考虑到三名杀人凶手中已有两名无需担心。现在你随时都可以稍稍放松一些。”

卡姆注视着她。她有一种时不时就能读懂他的思绪而让他感到难堪的本领，这种能力让他所感受到的不安可不是一星半点。不过在本案中，她的表现无可挑剔。因为强奸、折磨并谋杀了至少六名妇女的罪名，万斯目前正被关押在波尔克县候审。桑尼·巴克斯特已死于他母亲之手。薇琪·巴克斯特，那女人借用了三号受害人的身份信息，一直被他们当作朗达·克劳森，仍逍遥法外。

他的团队仍在拼凑那女人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内容。目前他们已知的是，那女人和她儿子早在梅森·万斯露头的很早之前，就一直在从事杀人的勾当。

“一旦巴克斯特像万斯一样蹲了大牢，我立刻就会松弛下来的。”他将目光移回墓穴周围的人群。外围已经有人开始散开了。

索菲说：“走之前我想和凯文·斯塔尔史密斯聊聊。”

他点头，于是两人朝墓穴旁边走去。那鳏夫被满怀同情的人围在中间，他们等了好几分钟，男人才看见他们，之后便道歉朝索菲走来。

“钱宁医生。”斯塔尔史密斯在她面前站定。热浪让他金色平头下的方脸有些微微发红，“感谢你能来。”他侧头看了一眼，或许那客套话的对象也将卡姆囊括其中，不过很难说。他们的两次会面均不甚愉快，“我很感激你的便条。你的话……很有帮助。谢谢。”

男人握住索菲一只手，表情中的激动展露无遗，卡姆不得不转开视线。对待过分感伤的人类情感，他缺乏她那种穿身而过的从容。片刻之后，斯塔尔史密斯清清喉咙：“我也想感谢你，探员。”卡姆注视着男人的眼睛，“要不是你们把这事解决清楚，我可能会一直被

蒙在鼓里……”

卡姆握住他伸出的手说道：“我很抱歉。我们也不愿带给你这样的消息，不过至少事情解决了。”

“是啊。”斯塔尔史密斯试着露出一个微笑，但并没能十分成功，“我想这就是意义所在。”

他们让到一边，为那些想同鰥夫说说话的人腾开道路，然后转身缓缓走回卡姆停车的地方。他腰带上挂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依然悄无声息。这就意味着此地未发现薇琪·巴克斯特的影踪。实际上他并不感到惊讶，到目前为止，本案中还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能让他放松。

他伸手扶在索菲的腰上，以备她在坑洼不平的草地上绊倒时好施以援手，她脚蹬的是她所谓的足够挑战死神的细高跟便鞋。手提包也是配套的，颜色同她身穿的套装是一样的浅黄色，再加上镀过金般的头发所散发出的光晕，他觉得她看起来就像一道行走的阳光。

“简报会是在明天八点。巴克斯特的简况你准备好了吗？”

“已经有了一份预备版。”她的音调有些变化，他不会听错。

他记得那种音调。

“也就是说文件还在变化。我明白。”他从她口中听到那种描述的次数已足够多。或许曾经有某个时刻，他曾为那种说法中的区别感到不耐烦，不过他自己的调查也是在不断修改的。随着更多信息的水落石出，他们警力的调查方向也会重新改变，重新锁定目标。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就不能对她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发出嘲笑：“所以说，如果巴克斯特今天没在这里露面，那我想，你的简况报告中又能增添新的一条内容了吧。她有病态恐惧症，虽然不害怕把人埋进土里，却恐惧墓地。那种心理叫什么来着？”

她用手肘重重地戳了他肋骨一下，位置十分精准，绝非无意之举。“墓地恐惧症？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也有恐惧症。我对自作聪明的人有着难以遏制的恐惧之情。”

卡姆微笑。一年之前，老天呐，哪怕是在几个月之前，他都永远不会想到，在索菲那无懈可击的职业化外表之下，竟然会隐藏着数之不尽的幽默。

他当然也从未想过，他会觉得那些幽默是如此的迷人。

她从提包中翻出一副玳瑁框的墨镜戴上。“索尼·巴克斯特小时候被带出家门后，人力服务部在他的文件中还增补过一些细节。但除此之外，薇琪的信息记录却十分简略。拿到批文后我浏览了人力服务部保存的她童年时代的案例记录，那里面为这份简况报告提供了关键信息。我目前还在仔细查看那些信息。”

“等最终能够采访柯特妮·范·惠顿了，我们还将弄清楚更多答案。”那位女性在索菲帮助下，从万斯手中逃出，但此后一连昏睡了好几周。三天前他们收到信息，称范·惠顿恢复了意识，不过精神状态到目前为止仍被判定为不稳定，不能接受采访。

卡姆扫视着公墓大门附近人群的边缘，寻找他手下一位探员。他看到一位身穿暗色西装的男人，他留一头稀疏的黑发，长着一张长脸，看起来不爱说话的样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高个子红发女性，她目光一直紧盯手机屏幕。是汤米·弗兰克斯和珍娜·特纳两位探员。他带着索菲朝那两人走去。

“没有她露面的消息？”

卡姆摇摇头，权且作为对汤米问题的回答。“不过人群退散的时候，摄像头还是有可能捕捉到些东西的。”话虽这么说，但他已不抱太大希望。指望巴克斯特会是那种能从目的受害者入土为安的画

面中感受到兴奋的杀人犯，此举着实太过冒险。不过既然有关那女人行踪的线索正逐渐减少，这也实在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机会。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两周前他们以分秒之差，错过了那女人杀死自己精神错乱儿子的现场之后，她的踪迹就越来越难辨。

虽然索菲刚刚安慰过他，但他从未因为三名玉米带杀手有两名落网就心满意足。

“不过，这里有点情况或许值得关注。”珍娜这才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你之前一直让我关注州内犯罪情况反馈，刚刚冒出了埃伦·韦伯斯特这个名字。”

卡姆皱着眉头在脑海中翻找，试图定位那个名字。片刻之后他想起来了：“是桑尼·巴克斯特的社工。将童年时代的他送入寄养照护系统的人。她现在退休了吧？她做了什么，在每周一次的宾果赌局中洗牌？”

“她是受害者，不是罪犯。布恩县治安官汇报称，两天前在佩里以南七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车辆起火案。车上没有牌照，今天那车已经足够冷却，他们得以辨认了车辆识别号码。”

卡姆的兴趣愈发浓厚。邻县治安官贝克特·麦克斯维尔从本案一开始就一直在同DCI合作。最早发现的几具尸体被埋葬在本区几处乡村墓地的棺椁之上。在团队弄清薇琪·巴克斯特在这些谋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前，她靠着纳税人的钱，住在麦克斯维尔所在县域的一座小木屋中。

“可怜的女人。”他感觉到索菲的身体轻微颤抖了一下，“是车祸吗？”

珍娜不耐烦地伸出手，将头发别在耳后，目光重返手机屏幕，说道：“这里没有报告太多细节。很显然，州纵火案调查员去看过



了，死因已被定义为他杀。”

“我想不出比这更恐怖的方法……”索菲说着顿住了，她发现另外三名探员都在看着她，“你是否怀疑此案是薇琪·巴克斯特所为？”

“我们无从得出这一结论。”卡姆无意识地回答道。他虽然也正在思考这一可能，但没有证据支持，“我们需要从贝克特处获得此案详情。韦伯斯特在儿童服务处工作期间，可能负责过上百个案子。怨恨这女人的父母大概要大排长龙，薇琪·巴克斯特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很不符合这杀人犯的作案手法。”珍娜表示怀疑。

“我们知道，巴克斯特之前杀人并不拘泥于固定方法。”索菲提醒他们，“你们在她之前一直居住的农舍旧水箱中发现的尸体就是证据。”射死农舍原主人格拉蒂丝·斯图尔特的 handgun，正是那屋子厨房橱柜中找到的那把。实验室昨天刚给出弹道检验报告。那手枪上有薇琪·巴克斯特的指纹，“在薇琪情绪激动的同一时间，另有一位心怀不满的前家庭成员也在遭遇同样的情绪，这种几率有多大呢？”

“情绪激动？”这时卡姆的手机响了，他低头看向屏幕。再次抬头时，他对汤米摇了摇头。这通电话与他们设置在公墓周边的摄像头无关。他走到一旁去接电话，注意力半停在索菲的回答上。

“因为她儿子的死。无论桑尼小时候，她让他经受过什么，他二人之间毕竟有亲缘纽带。在桑尼从寄养照护系统中退出的数年之后，两人不知以怎样的方法得到了重聚。韦伯斯特的死亡时间值得怀疑。她退休已经有……什么？两年，三年？谋杀她的人也太巧……”

这会儿电话那头的说话声吸引了卡姆的全部注意力。他倾听着，一股越来越急迫的感觉让他发起怒来：“两天之前？你现在才通知我？”接下来的解释只稍稍平复了他的心情，“我得亲自来看。不，